



# 生命，在教育行動中開展

---

楊蓓

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群特聘副教授

專長於「團體動力、家族治療、生命敘事、禪修與心理健康」等

## 壹、前言

其實這個題目對我來說是困難的，因為我需要去整理很多片段段的記憶，也需要從我自己的學習模式裡頭去反思。為什麼？因為我自己的學習模式影響現在的教學，或者是影響到我協助生命教育學程發展的過程，這些都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在還沒有開始講這個題目之前，我想先說自己的學習風格。

### 一、我的學習風格

我二十幾歲到美國念碩士的時候，我的指導教授曾帶過不少亞洲學生，他在幾次上課之後給了我一個 **comment**。他說：「你是我帶過不少亞洲學生裡面，非常少數的，自我導向學習非常強的人。」。因為我大學念的不是教育相關的學科，所以不是很明白「自我導向學習」，我就問老師說：什麼叫做「自我導向學習？」他告訴我：「你的學習是掌握在你自己手裡的，別人都拿你沒辦法。」。

這話不知道是褒、是貶？但是自從他給我這個標籤之後，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於是，開始整理自己的學習歷程。過去被我認為很負面的，所謂負面不是成績不好之類，而是我需要在這個教育體制裡面去找到一個雙贏的生存方式。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好玩，可是也是辛苦的事情。

記得大概是在念大學的時候，我就有一個結論：今天你只要是一個成績好的學生，你做什麼狗屁倒灶的事情都沒有關係。為什麼呢？因為老師只認你的成績，只要是成績好的學生都不會做壞事。可能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也因為這樣的關

係，我覺得在整個求學的經驗裡面，學習與生存會變得好像活在兩個軌道上。腦子裡面常常會問我自己，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那樣？但是，自從那位老師給了我「自我導向學習」特強的標籤後，我終於有很好的自我肯定。那個自我肯定就是，原來我不是一個異類，原來我的學習是掌握在我自己手裡頭。這個時候會反過來，變得開始去感恩身邊所有曾經教過我的人。我發現他們對我的容忍、包容，有的時候允許我天馬行空、有的時候給我一些我能接受的規範。在這個裡面，我就會自然而然地走出我自己的路來。

## 二、我對教育的堅持看法

在自我學習歷程上，我對於「教育是怎麼一回事」這件事情，一直有自己骨子裡頭很堅持的看法。你會發現，這整個教育體制的框架永遠在那裡，即便我們不停地在做教育改革，可是那個框架永遠都在那個地方。

在臺灣，我有很多的好朋友都是教育改革的高手。與他們接觸的過程當中，漸漸地我嘴巴就閉起來了。為什麼呢？因為我發現「教育」其實是一個社會控制的手段，而這個社會控制的手段是必須的。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這個人間不曉得會亂成什麼樣子。所以當我漸漸將嘴閉起來後，其實心裡頭一直有一些哀傷；我很明白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像我這樣的學習者就會死掉。

早期聖嚴法師在教禪修的時候，以現在的角度來看，他的方法其實是簡單、粗略的，沒有一個步驟、一個步驟這樣子的東西；他教的步驟只有一個大方向——我們現在開始放鬆，至於怎麼放鬆不太教。在整個禪修的教育上，他就是以原則為方

向的導向，學習者必須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揣摩，漸漸找出自己的方法。可是，一旦禪修教育開始普及化，並讓大多數人都可以接受的時候，就必然要結構化、制度化。

記得當年法鼓山其他的法師開始投入禪修教學工作的時候，就出現了不同階段的教學方式，把禪修教育分成：初階、中階、高階，有監香培訓、總護培訓等種種的培訓。甚至更進一步教你怎麼做身體掃描，你的肌肉在哪裡放鬆、它跟你的意念之間的關係……，種種的教學內容漸漸產生。

可是，當年要產生這樣的結構化教學過程中，我是持反對意見的。我的反對理由是，結構化會扼殺了每一個禪修者自己對自己瞭解的過程。這就又回到了我們現在的教育方式：老師教你什麼，你就做什麼，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樣子。那所謂的「自我導向學習者」是什麼呢？就是他對這些東西都不太理會，他一定要自己摸索、自己走過後，才能夠知道怎麼樣的方法是有效，這是兩條完全不同的思考路線。

為了這個事情我們在一次會議當中爭辯很久，我當時講了一句氣話：你們不要把禪眾都當笨蛋、這樣子會把禪眾越教越笨！而贊成讓它結構化、制度化的人則說：這樣子才能夠讓人入門，讓人知道他在摸索的東西到底是什麼，然後一階一階的往前走。不然的話，就會像很多禪修的人都在原地打轉。你們覺不覺得都有道理呢？其實都有道理。

只是我並沒有因此被說服，我就是不管了，我覺得我不能再講了。原因是我有一個很根本的理念：教育教的是人，而人要怎麼樣成為一個人，自我要負大部分的責任。今天作為老師，包括禪師，也只能夠告訴你方法與方向。可是你的階段是不是真的照這個方向走呢？不一定。其實這兩條路線並沒有互相違

背，也不是要二擇一，而是必須要並存的概念。

當年法鼓大學尚在籌備、我當時還沒有進籌備處，還在教那個很死板的社工教育。對於做助人工作的教育非常非常地失望，所以我就真的離開了。現在來到這個學校，又讓我燃起一些希望，所以你們等著，未來我會開一些助人工作的課。

那個時候，我為什麼教書教得很無力呢？因為我知道我教出去的學生，到了職場上會像炮灰一樣。每一個畢業的學生大概在兩年之內就會轉換跑道；會留下來的這些奇葩，要不有他自己的本事，要不就是行屍走肉般等著將來生病。

當時為了聖嚴教育基金會的籌備、成立、擴展和拓展，常常有機會跟師父討論的時候，師父總會跟我形容他對法鼓大學的理念。而我自己就在教學的場域裡，每次聽到師父講這些東西的時候，就會跟他說：「師父，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都忘記跟師父說過多少次「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師父總是鏗而不捨的每次灌輸我。事實上，聽到師父講這些東西的時候，心裡頭的那種自我導向學習的細胞，就開始活起來了。

過去因為我一直處在被打敗的狀態下，所以我都會告訴師父：「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後來到籌備處與辜老師一起工作，我們開始規劃人文社會學群，特別是生命教育，很有趣的是我們不知不覺地就朝向了師父——諸多我們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情；必須漸漸地把這些東西落實下來。

記得我跟師父講過：「師父，你講的這個東西，在我們教育系裡頭講的，就是自我導向學習。」，自我導向學習必須是這個人真的有足夠的能力，或者是足夠的韌力往這個方向走。可是我們的學生，從小學開始一直在一個被控制的狀況下，身上的反骨沒有長好，所以當他要進入到這樣的一個教育氛圍裡

頭去的時候，常常會不知所措。」事實上，這個不知所措在我過去的教學場域不曉得碰過多少次了，可是我始終堅持。

在籌備處時，雖然感覺上好像很多東西被打亂了，可是再回到山上，回到法鼓文理學院的時候，發現我們又不知不覺的往那個方向走。我來這邊一年後，心裡就非常確認、肯定我們是一所「不一樣的學校」，是一個「市場非常大」的學校。

過去學校的市場，高等教育大概就是十八、九歲學生，然後一直到二十五、六歲。我們的學校說難聽一點，是「收容」一些老人家。剛開始的時候的確有「收容」的感覺，可是漸漸地覺得我們在做老人福利工作。隨之而來的想法是，我們其實是在重整，或者是統整教育裡面最缺的那一環——生命教育。而這個生命教育跟其他學校所聽到的、所看到的生命教育，是不一樣的。在籌備處的時候，有一次我與辜老師兩個人去參加「生命教育學會」的種子教師會議。會後我跟辜老師說：「我們的生命教育絕對不是這個樣子。」，我今天要講的內容就是延續以上這樣的背景。

## 貳、由 2017 年李維倫教授所寫〈學生正在拋棄大學，大學老師正在拋棄自己〉一文說起

最近教育界有一件大事情：臺大兩個禮拜裡有三個學生跳樓。這件事情引起了教育界不同領域的老師的關注：「假設考取臺大的都是菁英分子，為什麼這樣的菁英不想活了？」

我的朋友——李維倫老師，本來在東華大學教書，現在政大哲學系，他在 2017 年寫了一篇文章：〈學生正在拋棄大學，

大學老師正在拋棄自己〉。臺大的事情發生後，他把這篇老文章重新 po 在網路上，我們教師的群組裡也開始對於這樣的現象有一些討論。

## 一、背景

### (一) 2006~2016 年教育部致力提昇高等教育

教育部致力提昇高等教育，於今中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我想從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開始說起。

教育部當初為了要讓臺灣的高等教育可以邁向頂尖大學，編列了兩次五年五百億，也就是十年一千億的預算，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學校進入世界頂尖大學的排名。這些錢都用完了，可是我們的排行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所以這個計畫就停止了。

那個計劃是從 2006 到 2016 年。2006 年之前，我們有大學系所評鑑。因為臺灣過去的高等教育有很多的五專、二專；學生畢業要再深造的話，可以插班進大學部回到一般正規教育的系統，而不是在技職教育的系統。我對於參與評鑑的這件事情，一直感到很後悔。那一、兩年我們跑遍了全臺灣好幾百所五專學校，從裡面去選哪一所可以升格為科技大學的，但能夠真正升格的並不多；結果沒想到教育部的政策一改，大部分的專科學校全部升格成科技大學，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

科技大學為了生存，大量的生產可以吸引學生的不同科系。什麼叫做吸引學生的科系呢？一種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另外一種是可以展現他自己的；所以出現了大量的美髮、觀光、影視和演藝相關科系。大學畢業生的自我價值感來自於哪裡呢？他不必做黑手也可以變成白領階級，於是我們就沒有高明的黑手。這件事情不僅對於臺灣的整個高等教育，對整個產業

的發展影響非常大。

## （二）2006～2017 年大學系所評鑑喊停

大學系所評鑑喊停，教師「限期升等條款」各校陸續廢止。在這樣的情形下，下一波要做的事情就是系所評鑒。但評鑑這件事情，它是白紙黑字很具體可見的東西，而學生是不是真的學到了、或者是學到了什麼，仍然是個問號。於是這個評鑑弄了兩輪之後，在 2017 年也喊停了。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大學老師的「限期升等」條款。即一位老師進到大學教書後，大部分的學校限定老師六年之內要升等，如果不升等就解約、解聘。於是老師們進到學校拚命地做研究、發表，教學則放在腦後了。當初這個條款的目的，是為了要讓老師們可以升等升快一點、研究可以多做一點；研究多一點，進入頂尖大學的機會就多一點，這其實是一連串的策略。當老師們被逼迫後，有很多教學認真的老師就離開學校，或者因為他們的學門本身不容易產生期刊論文的也離開學校。2017 年評鑑停了，有這個升等條款的學校也漸漸減少了。因為大家發現這件事情，反而讓我們整個正規教育的品質變得更差。

這兩個例子告訴我們，目前一些教育的政策並不是在真的明白「什麼叫做教育」之後，我們才去做努力的。

## （三）高等教育政策的結果是大學體系中的「人」受傷了

我們的高等教育政策是為了解除少子化的焦慮嗎？我們不停的評鑑，然後讓這些學校一個一個關門。雖然有些學校想要轉型或想要幹什麼，其實都做不了。為什麼？因為教育部不准，



他們希望「合併」，我們學校就是一個合併的結果。

這樣的教育政策，原來是預計要產生頂尖大學的。但頂尖大學出現了嗎？聽說臺大的排行已經往後退了，反而是臺灣科大往前進了。李維倫教授說：「大學體系中的『人』受傷了。」大學教育體系裡面的「人」是誰呢？老師與學生。

因此你會發現，我們的大學教育一直是以「就業」為取向，如果對「就業取向」沒有用的科系，它就會變成冷門。「冷門」其實已經存在很久，冷門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還有空間；在還有空間的情況下，我們還是會產生很多的文學家，中文系還在；我們會產生很多的佛學研究者，哲學系、佛教學系都還在。有空間，它就會在那邊小小的自己一個人，慢慢地把它的學問壯大起來；可是在那樣的教育政策底下的時候，連這樣的科系，其實要生存下去都不容易。

當我看到這句話時，覺得不只是「人」受傷，而是我們整個高等教育都受傷了；特別是文史哲或者社會科學等以「人」為研究、服務對象的科系，我們常常培養出來的學問是淺薄的，沒有足夠的時間、空間去醞釀與進行比較深刻的學習。

## 二、大學自我保護的防衛機制

### （一）學生拋棄大學：工具化、顧客化

整體而言，所謂的「學生拋棄大學」是指學生進入大學好像顧客一樣，要拿文憑、希望學到什麼。如果老師沒有教好，學生就去客訴，像這樣的事情到處都有。學生到學校他學到了什麼呢？他把「學問」的內容當做一個「工具」，可是我們常常連「工具」都沒有學好。

我前幾天還為家暴系統的社工上了一堂課，我問他們：「你

們現在學校有沒有讀過『會談技巧』？」，學生回答說：「有，『會談』是一個工具。」。我再問：「你們有看過老師做『會談』的示範嗎？」，學生答：「沒有。」。我又問：「那你們的老師是怎麼樣教你們做『會談』呢？」，學生回答：「就把書本上的東西拿來告訴我們，然後考試就考這些。」。

從這裡會發現，即便是工具化，它並不是一個真正可用的工具，只是知道有那個工具。

## （二）大學老師拋棄自己：滿足世俗功能放棄對價值與理性的思辨

我們在群組的大學老師討論到「放棄對價值和理性的思辨」的這件事情，有一些老師說：「沒辦法呀，我們的價值和理性就是遵從教育部。對於價值與理性的思辨的這件事情，我們不可有不一樣的言論爭辯，因為如果爭辯過火的時候，會擦槍走火。」。另外也有一些老師會說：「我鼓勵學生去做價值與理性的思辨的時候，沒有人理我……」之類的語言。

我記得有位老師說：「我都不知道現在的學生在幹什麼？」會這樣發言的老師基本上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他有沒有拋棄自己呢？我們不知道。可是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老師在這個過程中，放棄了他身為一個大學教師該有的一些責任。

## 三、面對年輕學子拋棄世界，我們能有多少反省？

當這些所謂的菁英學生跳樓時，當前的大學教育在社會體制下，只存在世俗功能了。如果定義高等教育是「引領人類智性的成就，激發年輕世代產生知識的熱情與社會責任」的時候，

教育的價值典範與本質在哪裡呢？

### （一）一篇論文的例子

我想以一個過去在教社會工作時，我學生的一篇論文為例。他在別的學校大學部畢業後到臺北大學讀研究所。他來之後百般不適應；他在這百般不適應裡，一直在找到底出了什麼狀況呢？所以他準備寫一篇論文，題目叫做〈研究生之死——社工教育中的師生關係〉，結果他找不到老師願意指導他。他沒有辦法只好跑來找我，他說：「老師，我知道你很忙，本來不想要來找你，可是沒有人要收我」。我問：「你到底要寫什麼呢？」，他回說：「我要寫社工教育之死。」。我說：「你怎麼要寫這種東西呢？你不是在搬磚砸腳嘛！你到國立大學來要寫這樣的東西，你不是來踢館還是來幹嘛呢？」，可是他堅定不移，一定要寫。後來我就答應指導他。

他不但自己寫還訪談別的學校學生、老師，結果論文寫完後，我也被自己系上的老師盯得滿頭包。我跟這些老師們講：「這個學生對於社會工作教育有熱情，不然他不會寫這個，他只是還搞不清楚，他的熱情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他今天之所以說『社工教育之死』，表示他對現在的東西不認同；可是他認同的是什麼？他得去找啊。他今天先把不認同的東西搞清楚，他才能知道他希望的是什麼，對不對？」，後來這個學生的論文被引用非常非常多次。當然這只是一篇小小的碩士論文、不具學術的地位，所以他現在在念博士班。

為什麼會提到這個論文呢？其實是我一開始提到的，教育是一個社會控制的手段；可是在這個社會控制的手段裡頭，可不可以有一個「自我導向學習」的空間？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思

辨過程。我認為「教育」必須永遠在這樣的思辨過程裡頭；這個本質才不會離開。

我想佛教學系的同學應該比我更清楚「擁有知識」這件事情，在過去是 *privilege*、一個特權；到了現代「擁有知識」已經非常平民化了。當人人都可以學習的時候，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思辨呢？他可以思辨、有思辨的空間，可是他可能沒有這個能力，也可能這個空間不夠，所以你會發現我們這個世代產生不了大師。

教育的價值、典範和本質，如何隨著時代的變遷過程而交叉影響，這件事情是我們需要去思辨的；且無論學習者與教學者都需要思辨。因此教師和學生之間，其實是教學相長的。所以，李維倫老師在最後提到：「大學師生療傷的歷程，是當前最重要的『翻轉教育』。」，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回到人的本質，重新開展學習。

## （二）回到人的本質，重新開展學習

教育理念中，所謂回到人的本質就是以「人」為主體。這個主體不是單以學生，也不是單就教師，它基本上是以「人」為主體。我記得大概在民國八十、九十年代末期，《大學法》修法時，李遠哲先生對高等教育最大的貢獻，就是把教育的行政權拉回到教學者身上，而不是讓教育行政的主導權放在行政人員的手上。過去學校的一級、二級主管，全部是學校指派的行政主管，不一定要具備教職的功能。從那一次修法之後的年代，學校的主任、一級、或二級主管，都必須是由教師來兼任。教學的人具備教育行政功能，可以讓學校的教學比較能夠有一致的走向。這個是我認為李遠哲先生對高等教育最大的貢獻。

同時我們也在修法讓學校取消教官室，這些過程你們有印象嗎？那時候我正擔任北區大專院校心理諮商中心的召集人，在修法的過程中與教育部的訓委會之間有非常、非常大的衝突。因為教官室要取消的同時，他們想把教官放進心理諮商中心當心理諮商老師。所以我們抗爭得很凶，結果我們贏了，教官沒有進到學生諮商中心。他們變成做生活輔導工作，有些學校把他們列為類似校安中心，由教官來負責。我其實很少對這種抗爭的事情這麼認真，這件事情我非常認真，我非常著急。因為心理諮商好不容易有一個比較開放的文化，如果又被緊縮時，我們的高等教育真的就變成一言堂了。

### （三）如何開展「成」「人」的教育

讓「人」可以回到本質的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教育裡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李維倫老師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講到：「當老師成為老師，不再為高教政策的創傷所困，由受傷中超越、而獲得回到教育本質的自由，學生才得以成為學生，成為邁向世界、接觸真實、發展行動，並創造理解的學習者。」。

你可以好好的檢視一下，自己現在是不是走在這條路上。事實上，被高等教育創傷所困的這件事情，我想所有的老師都會很同意。為什麼呢？你們斷斷續續都會聽到有一些教授們死在自己的研究室，有沒有？一年總共有幾個？其實那個背後是壓力與創傷。

## 參、如何開展「成」「人」的教育——生命教育學程的目標

生命教育就是讓我們都可成為「人」的教育，記得以前在學校大學教書的時候跟我的學生講：「你把你自己搞好，像個人一樣。」我後來覺得自己的言語很粗魯，背後像是在罵「這個人，不像人」一樣。從一般的理解來講，這句話真的是一句罵人的話，其實是背後有很大的哀傷；那個哀傷就是，我們現在的學生沒有辦法活得像人。這樣的一種政策，這樣的一種教育環境，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讓學生活得像人？讓老師活得像人？我覺得很像禪繞畫，沒完沒了的。它把所有的東西都糾纏在裡頭，表面上看起來很漂亮，骨子裡頭纏成一團。

下面講的這三點，其實是我個人的想法，我並沒有和我們學程的老師們有這方面討論；我想這是我們在未來可以漸漸形成共識的地方。

### 一、建立當代的師徒關係

師徒是怎麼樣的一個關係？這裡面牽涉到師生關係。當從事敘事工作或者心理治療工作的時候，發現有一些人他的生命當中，如果出現過很多的貴人，這裡面一定有老師。對不對？在那位老師的身上，你得到的不是知識，而是一種生命的滋養；而那種生命的滋養，可以讓你一直活得有力氣。古人講老師有分人師、經師；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經師，可是沒有什麼人師。我有時候非常地佩服有一些教小學的老師，他們真的就是在自己小時候碰過很棒的小學老師，以至於他立志將來要當小學老

師。而這樣的立志之後，當看到小孩子冥頑不靈、調皮搗蛋的時候，這些老師會想辦法且樂此不疲。所以我非常的佩服這些老師。

在高等教育裡面，我們很簡單的就可以切開來，老師是老師，老師都會躲在研究室裡面，不用跟學生產生什麼深厚的關係。特別是大學部或是研究生，你充其量跟論文指導老師之間會有比較多的互動；其他的老師，你就算修過課的，可能老師的名字都叫不出來，這種情形很多。等一下我們再來說，我認為的師徒關係是什麼？

## 二、開展生命學習的行動研究

在生命教育目標裡，真的希望可以成為一個活得有點力氣的人。成為一個到臨死的時候，覺得自己對得起自己的人，以我的語言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不標榜「成功」，因為成功這件事情，在太多的學校裡面已經成為一個標竿。在這邊我們標榜「成」「人」，當你能夠「成」「人」的時候，你才能夠開展生命學習的行動研究。因為你今天做的任何行動、研究和學習，是為了你自己，為了你真的可以成為一個人、成為一個讓你自己滿意的人，或者是成為一個你自己覺得我不辜負我這一生的人。

## 三、重構教育目標的學習氛圍

成為這樣一個人，要自己長出來的話，說實話是有點困難。因此在山上學習的這兩年，希望營造出一個具體可是也很抽象的學習氛圍。這樣的一個學習氛圍，讓人泡在那個學習氛

圍裡頭，讓他的呼吸、互動、生活，他的種種都在這樣轉化的歷程裡頭。這個東西並不是誰來主導，是自己主導。

來看一看我們學校，我們學校都是中老年人，年輕人是鳳毛麟角。有一些人問我：我兒子大學畢業之後，去念你們學校好不好？我說：不急啦，慢慢來，我們學校適合他在外面混個十年再來。

有的時候，我在校園裡看到大學部的年輕學生在校園裡面東闖西撞的，我覺得這些學生好可憐喔！怎麼會被關在山上，在這個年紀做這種事情呢？所以我常常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爸媽為什麼讓你來念這個學校？」，因為這個學校不太適合年輕人，這個學校也不適合養老。

「養老」這兩個字，其實有一點點放棄的味道。比較好的態度是，我「人」之將老，可是我要活出一個新的人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想跟大家介紹幾個人格發展理論。你會發現大部分的人格發展理論都在講年輕人，講老年人、中年人的理論不多。

## 肆、本校師生的人生圖像I

### 一、Carl G. Jung 的人格發展理論

榮格 Jung 說：「人二十到四十歲是在面對自己生命當中的陰影，或者是創造生命當中的陰影。」。我會用「創造」這兩個字的原因是，有些人在年輕的時候，生命當中真的有很多的陰影。可是他抓不出來，也沒有辦法面對，於是常常只能兜著



轉，結果那個模式越來越堅固。這就是「創造陰影」；在原地打轉並沒有讓陰影越來越淡，反而是越來越多、越來越濃；你不知道自己是被什麼東西纏住了。

可是四十歲以後的人，其實就像我一樣充滿希望，舉一個類似「生命原型」的例子。有些人從小因為遭遇的關係，因此非常講究公平正義，所以當他去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就像一個拯救者。你可以想像得到，他一輩子都在做拯救者，可是他不自知；他處處助人為樂，並且堅持要人家聽他的。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你不聽他的，他這個拯救者就不成型了。有些人從小在自己的陰影裡面，覺得自己很可憐，於是就裝成像小可愛一樣的；一直到了五、六十歲還是裝得像小可愛。有的人懷念年輕時候的公主形象，公主是任性的，在嫁做人婦後，公主的言行不見、被壓抑下去了。為什麼？因為社會的道德規範，把公主的任性磨掉了。可是到了中老年之後，公主的任性會死而復活，不然怎麼來的慈禧太后呢？那都是公主的復活。

榮格認為四十歲以後是在發展人的生命原型（Archetypes）和自我（Self）的潛質。不管你是怎樣創造、累積前面的陰影，或者是壓抑得非常深刻，四十歲以後，有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對自己的生命有一個機會，可以漸漸具備或者擺脫掉所謂「世俗的成功」框架。是不是一定可以擺脫呢？不一定。至少從整個生命歷程來看，到了四十歲以後的階段，這個東西已經不再是這麼重要了。因此當他具備對自己生命歷程透視的能力以後，才會發現到，原來自己的生命一直在原地打轉。當然，如果榮格聽到我這樣講，他應該會氣死。因為我認為「生命原型」就是一個原地打轉的狀態，只是它可能會升級而已；皇后變太后就是升級。

四十歲之後，因為你對生命的透視，使得原型 Archetypes

與自我 **Self** 之間有了互動的機會。當這個互動產生之後，你就會越來越明白，原來我是如何活成這個樣子的。當你漸漸有這個概念的時候，就漸漸地有能力離開這個概念，你就有能力去創造新的 **Archetypes**。

我們山上很容易看到學佛的人，尤其是認真學佛的人。認真學佛的人或者打坐的人，我相信你一眼就看出來了，他不必穿僧服。為什麼呢？因為他面容非常的正經，行為舉止非常的輕巧、精準、周到，口出的語言一定是佛言佛語。這個是不是 **Archetypes**？這是他重新創造的 **Archetypes**。

我剛才講得好像很詼諧的樣子，可是你不能小看這個東西。一個人在這個過程當中，用這種形塑與自我之間一直在交叉互動。在這交叉互動的過程，如果過去的陰影真的可以融匯進來，而開始被他自己所覺知時，你會發現他的自我（**Self**）就會開始產生質變了。所以塑造形象不是壞事；重點是有沒有往裡面去；若有他用這些東西來檢視自己的時候，便跟他的自我（**Self**）開始有互動。否則一但徒具形式的時候，就只會拿這個標準來批評別人。

## 二、**Carol Pearson** 的內在英雄理論

再談另一位學者 **Carol Pearson**。有一本書叫《英雄之旅》，裡面用了六個生命原型：天真者、孤兒、流浪者、鬥士、殉道者和魔法師。這個我不多講了，因為這裡面有他自己的邏輯關係，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看，你的生命原型在這個邏輯裡面走到哪個地方。它主要的意思是你的生命原型是可以改變的，而這六個原型是一個可以改變的歷程。

### 三、Eric H.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

再來談 Eric H. Erikson；這是最 popular 的一個理論。他按照人生危機性質的不同，把人的一生分為八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衝突。所謂的成長，便是在這些衝突的過程裡面開展。在人格發展的歷程中，個體在不同時期，學習適應不同的困難、化解不同的危機之後，就會逐漸的成長，最後完成一個比較整體的自我。

生命整體性不是句號，而是逐漸地趨近於整體；所以這個整體像是 nonstop 一樣，永遠沒完沒了，這個跟佛法是相應的。

階段	年齡	發展任務與危機	發展順利的特徵	發展障礙者特徵
1	0-1(嬰兒期)	信任與不信任	對人信任，有安全感	面對新環境時會焦慮
2	2-3(幼兒期)	自主行動(自律)與羞怯懷疑(害羞)	能按社會行為要求表現目的性行為	缺乏信心，行動畏首畏尾
3	4-6(學齡前兒童期)	自動自發(主動)與退縮愧疚(罪惡感)	主動好奇，行動有方向，開始有責任感	畏懼退縮，缺少自我價值感
4	6-11(學齡兒童期)	勤奮進取與自貶自卑	具有求學、做事、待人的基本能力	缺乏生活基本能力充滿失敗感
5	12-18(青少年期-青春前期)	自我統整(認同)與角色混淆	有了明確的自我觀念與自我追尋的方向	生活無目的的無方向，時而感到徬徨迷失
6	19-30(成年早期)	友愛親密與孤癖疏離(親密與孤立)	與人相處有親密感	與社會疏離，時感寂寞孤獨
7	31-50(成年中期)	精力充沛(生產)與停滯頹廢	熱愛家庭關懷社會，有責任心有正義感	不關心別人生活與社會，缺少生活意義
8	50-生命終點(成年晚期-老年期)	自我榮耀(統整)與悲觀絕望	隨心所欲，安享餘年	悔恨舊事，徒呼負負

我快速的介紹一下這八個階段。嬰兒期建立信任感、安全感。幼兒期，開始漸漸的熟悉社會行為，如果你符合社會行為，

你就會 ok；如果不符合就會開始懷疑，然後會出現害羞、羞愧等危機。到了學齡前的時候，如果前面階段的一些社會行為是被贊同的，你的主動性會開始增加。可是如果這個主動性沒有長出來，前面階段的羞愧、害羞就會變成罪惡感，自覺好像我有什麼地方不夠好。

事實上，學齡期六到十一歲小學階段的訓練很重要。為什麼說訓練呢？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學習很多基礎知識、人跟人之間待人做事的基本能力。當我發現現在小學已經沒有「公民與道德」課的時候，嚇了一跳，認為以後就會出現一群無法無天、按照自己的規則來建立的人。如果在這個階段，能夠真的產生了勝任感，你就會開始有一些很進取的心態。

Erikson 的理論大概最有名的就是第五階段：青少年階段的自我認同。因為在青少年階段，生理、心理都會產生很大的變化，所以他對於周遭環境的融入、不融入之間，有很多的衝突與矛盾。於是，在裡面開始產生了自我解讀和判斷的機會。這個時候，如果他的認同危機可以漸漸的得到了一些疏解，他對於自我的方向就會比較明確。

到了成年前期，就是建立與人的親密感。這個時候的親密感，其實不只是狹隘的親密感，而是跟整個社會人群的親密感。也就是說，你會發現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是屬於這個社會；因為周邊有太多過去與你不認識的人，那些人不是你的家人、同學、不是你的老師，他只是你的工作夥伴或者是路人甲，你也要跟這些人建立起關係，特別是在職場上。如果在這個階段能跟人建立好的關係，他就比較不會孤立、孤僻。

理論上，進入到成年中期時，你的人際關係、自我認同等都已經相當的穩定。你的所有能力都用在工作、家庭的照顧、

社會的貢獻上，所以你的勝任感到了頂峰、高原期。如果在這個時候面臨到很多的挫折，有些人會停滯下來，有些人如果可以跨得過去，就可以再爬起來。所以這個時候，最流行的一句話就是：「在哪裡跌倒，在哪裡爬起來。」。

最後到了成年晚期，也就是老年期時，人開始統整自己的生命。在這個統整的過程中，過去的喜怒哀樂、是非成敗，全部都要照單全收。如果沒有辦法照單全收，就會開始覺得非常悲觀、對人生沒有希望。因此很多人在這個階段就會退休、進入法鼓文理學院，這不是笑話，這是事實。所以你會發現進來不是要來悔恨舊事的，也不是要來安享餘年的，你是要來統整的，讓自己可以再一次擁有自我榮耀感。

我們的學生都是處在第六、七或八階段。因此學程會希望在生命教育裡頭幫學生建立起來的東西是——與人建立親近真誠的關係，讓他能夠有生產力、再一次創新，而落實生命意義。

一般學校在很多的學科、學門裡面，都會讓學生有很多的知識技術，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很有生產力。可是法鼓文理學院要產生的生產力，是為了要讓學生落實他的生命意義。也就是說，我們過去可能不是在我們的生命意義基礎上去做我們想做的事情，可是到了這裡，你需要站在落實生命意義的基礎上去產生再創造的生產力。而自我統整可以說是我們的方法；因為自我統整，於是你可以認同自己的生命價值。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其實把很大的力氣放在第七、第八個階段，可是我們不放棄第六個階段。

## 伍、成人發展階段視框下的生命教育

我們在這樣子的基礎概念下，所開出來的課程是有個地圖的。我們來看一下總表。

### 成人發展階段視框下的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課程模組		
○、核心課程		
(1) 心靈環保講座 (2) 生命教育研究 (3) 研究方法論 (4) 質性研究 (5) 量化研究 (6) 生命敘事研究法 (7) 生命教育研究專題 (8) 生命關懷研究專題		
一、生命觀照	二、自我關係	三、生命美學
(1) 生死教育 (2) 人格統整與生命發展 (3) 自我覺察與成長 (4) 心識心性與心理專題 (5) 心理健康專題 (6) 懺悔法門與生命反思 (7) 禱修與生命反思 (8) 老莊思想與生命反思專題一 (9) 老莊思想與生命反思專題二	(1) 實踐倫理學 (2) 家庭關係與心靈環保 (3) 社會網絡與人際關係 (4) 成人之美專題—同理與感通	(1) 僧侶生命故事專題 ※(2) 修行與自我轉化 ※(3) 生命課題與整合 (4) 文化與生命美學
四、實踐能力	五、關懷專題	六、會議專題
(1) 助人知能專題 (2) 諮詢與輔導專題 (3) 多元學習與田野實作 (4) 對話與詮釋方法 (5) 團體動力與影響力 (6) 行動研究專題 (7) 文學與生命轉化專題一 (8) 文學與生命轉化專題二 ※(9) 心靈環保管理學	(1) 心靈環保講座實作專題 (2) 生命照顧實踐(含見習) (3) 安寧與老年關懷專題 (4) 正向心理與社會關懷 (5) 高齡化社會專題 (6)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7) 社區再造理論與實務 (8) 環境倫理與心靈環保	(1) 聖嚴思想與當代社會專題 (2) 中國思想會議專題一 (3) 中國思想會議專題二 (4) 儒家心學與心理

#### 一、核心課程

核心課程是我們的必修課，大部分集中在研究方法論上。研究方法論是進入研究所非常重要的工具，因為沒有這些研究方法，所有的知識就沒有累積的方式。

#### 二、生命觀照

包括生死教育、人格統整與生命發展、自我覺察與成長、心識心性與心理專題、心理健康專題、懺悔法門與生命反思、

禪修與生命反思、老莊思想與生命反思專題等，每一個課程，都是朝向你自己的。

### 三、自他關係

朝向你自己之後，我們會希望你可以跟別人也開始建立良好的關係。為什麼呢？畢竟我們都活在社會裡，所以希望學生在家庭關係、社會網絡和人與人之間，可以有一些感同身受。

### 四、生命美學

向內之後如何用一個美的視角，來看待這些生命歷程？這個是我們在這一個模組裡面想要強調的。

### 五、實踐能力

前面的這些東西，是培養學生的自我裝備，也就是學生的內涵；但還需要有能力的裝備，也就是實踐的能力。實踐的能力包含了很多方法，例如對人、團體的理解、管理等種種，都是實踐的能力。

### 六、關懷專題

有了能力以後，你要去關懷，要真的對這個人間付出。所以這個課程模組有不同的領域的關懷面向，包括了生命照顧、安寧、社會關懷、環境和社區等。

## 七、會通專題

因為我們是一個佛教的宗教團體，希望學生除了關懷之外，像我們的生命教育學程裡面有心理、哲學和國學的背景，也有一些其他學程老師的背景。我們會希望這些可以互相融合，所以會通專題是一個跨領域的課程設計，包括了聖嚴思想與當代社會專題、中國思想會通專題、儒家心學與心理等。

以上幾個模組的設計，目的是希望建立人的主體性，提昇人的品質。

## 陸、「成」「人」發展階段視框下的生命教育

### 一、教育目標

我們相信「人成則佛成」，所以「提昇人的品質」這件事情，希望在生命教育學程裡面變成是一個路徑、學習的地圖。讓人可以在這裡面漸漸地知道可以如何的去做、去學，真的就可以提昇我自己的品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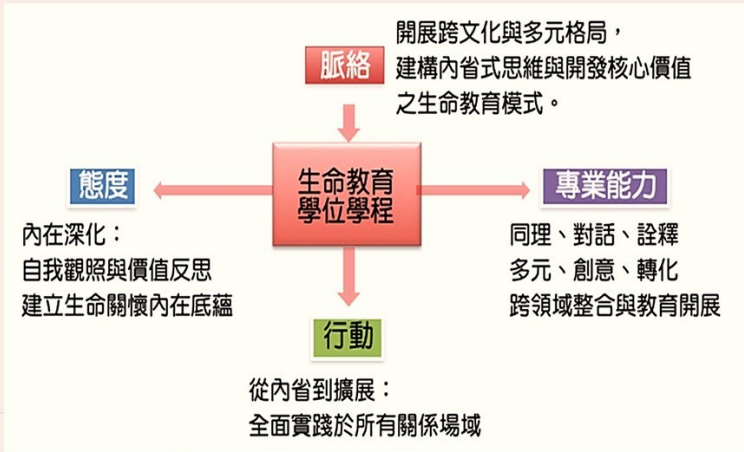
### 二、課程結構

當初在籌備處的時候就架構好，在課程結構上要包含幾個教育的元素；我們注重脈絡，同時希望培養學生的態度、專業的能力，讓他可以在他的生命當中產生行動。辜老師把這些當初規劃的資料都留著，雖然是那麼久的資料，如今再看，覺得



我們並沒有離開這個框架。

## (二)課程結構與發展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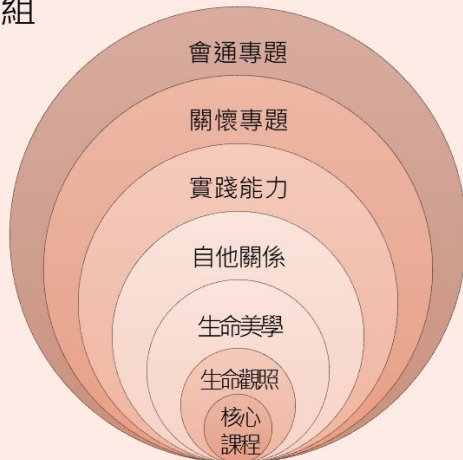
## 三、課程模組

按照前面總表所呈現出來一層層的課程模組中，可以看到會通專題是希望這些由內而外的課程學習之後，還能夠擴展你的學習領域。這樣在「提昇人的品質」上來來說，我們並不是很狹隘的，而是一個不僅懂佛教、佛法的學生。同時也具備有跨領域、不同的視野，成為可以容納百川的胸襟的學生。

我們其實每一年都在修課程模組，包括模組的每一個重點不斷與老師們在討論、整理。我們生命教育學程已進入第六年，希望到成立十年的時候，我們這些模組可以漸漸的穩定下來。

生命教育學程的學生人數一直在增加中，已經是學校最大的系所。課程新增的原因，一方面是因應學生人數增加，另外更重要的是這個社會一直在變，所以人的需求、社會的需求也一直不停的在變。

### (三)課程模組



碩士班學生在學校的時間，照理講只有兩年；兩年裡面你能夠修的課其實有限。但是我們覺得教學要站在審時度勢的立場，學生在變、環境在變，你自己也在變，所以常年修訂這些東西是重要的。只是課程一直不停的修訂到了一個階段的時候，應該要維持一種相當的穩定度。譬如，課程裡面大概有八、九成是穩定的，然後師資也有一定的穩定度。因為教書其實就像是練功一樣，特別是對年輕的師資來講，要逐漸累積，當累積到一個階段的時候，才會慢慢的知道，原來我教的一些東西

是有意義的。

#### 四、科目逐年修改，在行動中貼近目標

在課程裡面，我們的考量不只有對學生，也對老師。我們希望老師也常常去審查自己現在的教學是不是真的符合學生的需要，也符合學程的發展。我們要因應學生生命發展任務的需求，調整學科的內容。

因此我們教學的風格是內外省察式的體驗與知識交叉融合，以提昇生命覺知與實踐的力道。因為我們的學生都有點年紀了，他們身上有太多的能力、知識和經驗。這些東西都是別的學校沒有的，都是非常珍貴的寶貝；而這些珍貴的東西，我們要讓它變成知識，所以學生內外省察的過程，其實是他產生知識的過程。當他產生知識的過程中，又可以跟其他的人、老師、或者是知識理論有一些對話映照的時候，他的生命經驗會變得深刻。也就是說過往的這些生命經驗絕對不是白活的，絕對是可以變成生命當中的意義與價值的。

當帶著這些東西，再進一步回到社會實踐的時候，這些實踐就有了力道。就像新手學會了一樣東西，一開始運用會顯得手忙腳亂，可是如果這些東西是來自你身上，已經有幾十年的操作經驗，你用起來是得心應手，而且還會產生變化。這個是我們在面對生命教育發展時，非常重視的一部分。

#### 五、建構現代師徒關係——mentoring + coaching

(一) 師生之間的分享互動與回饋反思，以強化自我統整

講到現代師徒關係，要如何形容現代師徒關係比較恰當

呢？我想其實就是 **mentoring + coaching** 的過程。也就是除了有人在旁邊指導、訓練，還有很多同伴；所以師生之間的分享、互動、回饋和反思，可以幫助學生在這個過程當中，把他生命的碎片一點一滴、漸漸的銜接起來。

銜接的過程像是玩拼圖 **Puzzle** 的過程。一開始拼圖亂成一團，需要從當中去尋找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循著關聯性，拼圖碎片漸漸被一片一片拼起來的時候，它就會成為一幅可以被命名的畫。這樣的生命教育學習過程中，拼圖的人是學生自己，老師只會在旁邊告訴你說：「你在這邊看看有沒有你可以放進去的 **Puzzle**；或者你到那邊看看可不可以有放進去的 **Puzzle**。」。老師其實是一個在旁邊陪伴、提供資源，讓你可以往前走的角色，當然難免有時候會打幾棒。

## （二）同儕之間的鏡映與扶持，友直、友諒、友多聞

在同儕之間的鏡映與扶持，我們希望做到「友直、友諒、友多聞」，這一點我們還在繼續努力。因為每個有生命歷練的人都各有其風格，包含過去的職位、角色、行事風格等種種都會在這個學校凸顯出來。我必須這樣講，有的人受得了、有的人受不了。可是有一個好處，大家都知道來到這個地方必須要把這些東西拿掉，因為你是回到學生的狀態。我發現當學生把這些東西拿掉、回到學生狀態的時候，行為開始退化，好像回到小時候，所以會爭風吃醋、會計較老師關注誰比較多、會計較哪一個同學又說了什麼話、傷了我什麼之類的。我會跟我們的老師說：「有些學生爭風吃醋、說三道四或幹什麼的時候，我們不要理他就好。那個情形就像在家裡頭孩子吵架，爸爸、媽媽只會越攪和越亂。」。

我覺得這是件好事。因為你的學生身分是你的小時候，當開始覺察到你把過去的角色丟掉，回到學生的角色即過去生命當中的角色，你就會漸漸的進入統整階段。所以退化是個開始，而過程當中「友直、友諒、友多聞」是值得鼓勵的。我帶的論文寫作的學生裡面，有一些人到後來真的就是「友直、友諒、友多聞」。

### （三）不只一個師父的團體師徒關係（Group Mentoring）

我們生命教育的老師們就像一個團隊，所以學生不只有一個師父。在這個團隊的照顧下，學生開始他的學習之旅。老師們開會的時候，會把一些學生的學習狀況提出來，討論用什麼樣的方式會比較恰當，這樣學習的團隊叫做 **Group Mentoring**。

### （四）師父領進門，典範再傳承

師父領進門，典範再傳承很符合學佛的歷程。善才童子參了五十三參，我們現在沒有五十三參，六個專任老師加上五個兼任老師，共十一個老師。我們希望將來會更多，這些老師們的背景都不同，所以真的都值得來參。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會提出「師父領進門」的原因是，學生真的太多了，每位老師顧不了這麼多人，所以我們真的需要靠同儕、需要靠團體來建立信任跟承諾。

### （五）建立信任與承諾，邁向互助的社群

承諾就是我進來之後，要將個人的生命加以開展，要用我

的生命學習我的生命。這樣的念頭，會讓人對自己的學習開始認真。於是不管上哪一位老師的課，那種互助就會漸漸地出現。

最近有一點感慨，發現德貴學分班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能力，相較於山上的學生還要認真。山上的學生比較像紉褲子弟，因為山上比較冷，所以有太多的取暖、風花雪月，相較下來學習較不認真。而山下學分班的學生，平常忙於工作，所以他們對於自己要來上學分班真是拚了命的。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用生命學習生命」這件事情，而他們所形成的互助社群，也變得非常堅強。

## 柒、結語：教育，在生命行動中開展

生命教育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雖然人數變多，老師教學的 loading 非常非常地重。可是老師彼此之間都還有一個默契就是：不管怎麼樣，我們不能讓這些進來的學生覺得被虧待了；我們希望在一個盡可能的範圍之內，讓我們的課程、師生關係和教育目標，可以真正的落實。

說實話，回想當年師父在說他想了一個什麼樣的學校、那個師生關係應該如何、學生應該學些什麼東西……，這些細節的時候，我都跟師父說：「不可能、不可能。」。可是現在走在這條路上，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到生命園區向師父報告：「那些不可能，現在都可能了。」要能夠講這句話，不是我一個人能做得到的，而是我們所有的老師、所有的學生，一起去做才能做得到。

我覺得很幸運也問心無愧的一件事情是，自己在高等教育

的教學圈子裡有四十多年了。在老年之後能進入到這樣的場所去重新開創、重組或者統整我自己的生命經驗和我的教學，這是非常值得感恩的。同時，希望非生命教育的學生也可以與我們共襄盛舉，可以嗎？